



論語集註

再刻

成卷. 2

口 12
2985
2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

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

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

吏與孟子為司職畜蕃息職見周禮

織義與村同蓋繫養犧牲之適周問禮

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

成子仲尼

12
2985
2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

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

論語

序說

二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適陳過

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

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子有矢路

及未見好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天有

德之語上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

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將及荷蕢過門事

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

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

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

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

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

語而所記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

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子路不對沮

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禮而陳

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

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

去衛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

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

接輿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

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

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

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

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

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

正之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十四年庚申魯

西狩獲麟有莫我孔子作春秋有知我

語論語請討陳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

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

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

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

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愠紆問反○愠含怒意

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

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

入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

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

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有

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為語君子曰有

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

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

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

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君子

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

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

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本

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

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

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仁道自犯上豈復有逆理

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

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

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

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

一事謂之非也謂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

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

○子曰巧言令色

鮮矣仁

外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

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

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

仁則知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

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

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

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

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

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

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

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

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

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

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

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子曰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

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

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

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

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

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

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實有餘力而不

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

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

出於私意非但○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失之於野而已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

之賢而易其身謂不有其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

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

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

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

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

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此

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

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

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子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

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

主忠信忠信

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
 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無友不如已
 者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
 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
 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君子知其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
 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
 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
 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
 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
 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
 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
 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

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
 同○子禽姓陳名

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語辭子貢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

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
 諸語辭也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
 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
 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
 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
 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者。秉彝好德之良，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子曰：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志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

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

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

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

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子貢之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

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與磋七多反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也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引是詩以明之

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

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

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

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

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意皆放此。○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無違。謂不背於理。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御。孔子弟子。名須。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

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之子

名斂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

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

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子游問孝子曰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

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

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

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

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

是深警發之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

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

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

者必有婉容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

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

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

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

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

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

高下與其所失而○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

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回

子貢曰：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間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為也為善者為君，觀其所由，從也從善者為小人。由，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或曰：由，行也。謂所察其所安，安則又加詳矣。以行其所為者也。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此，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之艱，而行之之艱。○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

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

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

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

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

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子曰。山。海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音女

汝強。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

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子張學

于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

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

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

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

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

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

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

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

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哀公問曰何

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

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

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

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

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

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

然者矣孔子不仕故或人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書周君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君

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亦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

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

地任載之車。輓音月。○大車謂平

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輹端橫木。縛輹

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

人而無信。○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

五常。所謂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

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

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

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

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

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

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

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

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

乘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

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

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

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

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

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

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子曰。非

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見義

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微直列反相去聲。○三家

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微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微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微故仲尼譏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

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微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林

放問禮之本。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

以為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

其本則禮之全體。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

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

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

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

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簠簋，邊豆鬯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子曰：夷狄之有君，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子曰：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

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子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若小人之爭矣。○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綯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于夏疑其反謂以素。子曰繪事後素。繪事對反。○為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

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獻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祭也。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

論語 卷二 四

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
 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
 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
 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
 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
 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
 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
 歎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
追遠之意
 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
 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
 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
 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
 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
 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外神也祭先

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

子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

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
 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
 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
 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
 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
 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
 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
 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

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也。賈子曰不然。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

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大音泰。鄉側雷反。○大廟。魯周公廟。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者。豈足以知孔子哉。○子曰。射不主皮。為

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射不主皮。鄉

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子貢欲去告

論語

卷二

六

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

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

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定公問君使臣臣

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宐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宐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

哀公問社於宰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

栗曰使民戰栗社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

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

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

社故附會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

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

時君殺伐之心而其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

言此以深責之欲使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

也幸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

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或曰管仲

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

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

仲不然皆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

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

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

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

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

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

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

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

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空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縱 ○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

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入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

之得
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一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

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子曰。惟仁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

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

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必無過舉也。然為惡則無矣。○子曰。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子曰。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子曰。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子曰。富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避也。君子之居也。當其可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避也。君子之居也。當其可也。

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避也。君子之居也。當其可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名。則不立。○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名。則不立。

乎。○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次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次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次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
 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
 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
 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
 身此皆成德之事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故難得而見之也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
 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
 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而至於之亦易也
 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
 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

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
 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
 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
 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
 其人焉此夫子所以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
 反覆而歎息之也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
 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
 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
 有過猶可即此而後知其厚薄非謂
 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
 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子曰：士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心欲

而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

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

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

可也。莫不可也。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

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

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

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思懷

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

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取怨必害於人，故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

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

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而况於○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為國乎？

已。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

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日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應之速而無疑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已之謂忠，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貫之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死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

井反○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

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

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

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子曰父母在不遠

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

而無憂名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子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

出而逸其半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

愛日之誠自○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

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其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子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

論語

事約則鮮失非
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

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

十章疑皆曾子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

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子游曰事

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
○子游曰事

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

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

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
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

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
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